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入蜀記 宋陸務觀著
吹劍錄 宋俞文豹著

進步書局校印



宋陸務觀著

入

蜀

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入蜀記提要

是書為宋陸游撰由浙至蜀出運河
歷長江入三峽凡所經過皆詳記山
川形勢風水順逆長途跋涉一舸容
與居舟中者幾半載天荆地棘想見
蜀道之難此亦游紀中上乘之作

入蜀記卷一

宋 山陰陸游務觀著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中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睿達所書。有碑亦睿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齋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晝。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為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尺。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擘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署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此為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杖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閤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葢葦。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為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船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糴場前。

二日。禹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

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為水。會稽山為紫。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賁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蟹甚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石從政郎吳道夫。丞石承直郎李植。監秀州都稅務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卧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間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

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石承事郎直秘閣趙師

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強。主管。樊自收教授。廣押皆茂

部吏聞人伯卿教授。早氏茂德二樊居城外。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尚未成也。隔

水有小園。竹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華尼寺。拜宣公祠。堂

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暗暗可讀。蘇州刺史于頔書。大畧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

寺於此。其後瀟灑。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陸氏嘗有女子為尼云。然不

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澧賴此證誤講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白。留啜

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

客。自言識毛德昭。德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子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

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

也。赴郡集於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

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瑩中諫議孫。居第潔雅。未利花盛開。

七日早。徧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館前。館亦頗闊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綯。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紫髯。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止宿八測。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蝱。蠅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遶山。午間至吳江縣。渡松江。風極靜。癩菴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縣右承議郎管欽。尉右迪功郎周邸來。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為統綯。診脈。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鮓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煙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觀月。尹橋疑是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邱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為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許野。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壑。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拚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材郎中樞。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牀。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谿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綯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聖文定公綱之子。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遂解舟。甲夜過犇牛關。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覲。至犇牛築壘。即此也。關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

開自祖宗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開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開。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為藤蔓所纏。若繫縛者然。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士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達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榴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也。按朝日謝集作晚月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濶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

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旦入鎮江。泊船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洗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汶。右朝奉郎陶之真。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郛。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沖。焦山長老定園。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關。至潮關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集衝公堂後圃。此舊唯增染香亭。飲半。登壽邱普照寺。終宴。壽邱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挹合。勢如繚牆。宮寺樓觀如畫。西關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狼石。世傳以為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址。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廸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容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為石壁峭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罇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勝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未完。顏亮入

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敵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完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獻獻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

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遊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鰲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為詩讖。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為神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為塔。且增飾之。工尚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毛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為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船。鞳鞳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卽老言。蜀中梁山鷺鷥。為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鶴山。舊
傳有棲鶴。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
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
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為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
觀重複。尤為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正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
霽。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幃。

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
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
蘇買帆。是日方至。橋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
觀金山塔燈。

三十日。

入蜀記卷一終

入蜀記卷二

宋 山陰陸游務觀著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挂颿。晚至真州。泊鑿遠亭。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楊溥有淮南。徐溫自金陵來覲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鑿鎮。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為建安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即軍之西北小山置治。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既成。遣丁謂李宗諤為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真州。而於故治築儀真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真郡。舊以水陸之衝。為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遊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闕壯巨麗。復為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為園。以記考之。惟清醮堂。拂雲亭。澄虛閣。巖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尚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為蔬畦者。尚過半也。可為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辛巳之變。儀真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端。常州人。

三日。右地功郎監稅務聞人堯民來。堯民茂德。剛定之。兒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都集於平易堂。徧遊澄澗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怪與國史異。既歸。亟往遊。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能述儀真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并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申嚴奉宮。館狀暈飛。萬靈拱衛。瑞烟披堤。柳映黃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儀真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增纜。

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烟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涸。傳以為太武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廬。大會羣臣。疑即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志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為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

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設柵。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圍疇行沃。廬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覆。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承平。至今日常數百眾。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是也。晚泊竹簾港。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覆袂衾。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灣。浪湧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為壯觀。然賞心為二亭所蔽。願失往日登望之勝。洎秦淮亭。說者以為鍾阜。艮山得庚水為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為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見留守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琢。通判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橋琢青石為之。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晚小雨。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為七夕。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旦馳入建康赴內燕。故至今為俗云。然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為七夕。則是

北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復武泰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推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墳故相益公檜之孫延坐畫堂棟宇闕麗前臨大池池外即御書閣蓋賜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賢視脈

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為此山脈絡自蔣山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為之觀西有忠烈廟卞壺廟也以嵇紹及壺二子眇眇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非也廟後叢木甚茂傳以為壺墓墓東北又有亭頗疎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焉忠貞壺謚今日忠孝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人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遂出西門遊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尚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

八年。至辛亥寶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為後主非是。長老寶餘。楚州人。留食。贈德慶堂榜墨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為關要。或以為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為勝。豈必依淮為固邪。左迪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焯。石迪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焯。秦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屢典質。生產亦薄。問其歲入幾何。曰米十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啟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啟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聳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

獨來遊。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為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為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即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凰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為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址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勝本朱希真隸書。已為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為南唐烈祖。而齊邱為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敕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過之始。而表顯之。昇齊邱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此。亦不能相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關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即宴於是閣。因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局。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南唐之亡。

為吳越兵所焚。國朝永平二百年。金陵為大府。寺觀競以崇飾。土木為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北僧來居。講惟識百法論。誓復興造。求偉材於江湖間。事垂集者屢矣。會建宮闕。有司往往輒取之。僧不以此動心。愈益經營。卒成廬舍。那階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江東。舊閣基相距無百步。今廢為軍營。秦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視。家人瘡。柴邢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叔嘗為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為己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為他邑尉者。亦獲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為。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呼呼。幾墜車。自比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此。移舟泊賞心亭下。秦伯和送樂。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子岡。余讀如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元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

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
渾要着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洵。即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挂帆而行。有兩大舟
東下者。阻風泊浦。濬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
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
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
磯之尤巉絕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為的對。而詩
人未嘗挂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欲擯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
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
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
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為狹。故隋韜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
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
謂此磯也。磯即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
為僧。蘆於采石山。鑿石為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
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即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

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蔡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蔡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急。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辜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尚未能食。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熟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舟人云。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閱武。乃止在城闔之外。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持操聞予病。與醫郭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迄今八年矣。太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元宗失淮南。僞置和州於此。謂之新和州。改為雄遠軍。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改為平南軍。然獨令當塗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為州。且割蕪湖繁

昌來屬。而治當塗。與國軍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芬。員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親。知當塗縣右通直郎王權來。午後入州。見元特。呼郭醫就坐間。為予切脈。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膺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為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愠。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為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面躍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者。彌望。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曰。皆饜飮。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

甘。豈信以肥故多魚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員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遊黃山東嶽廟廣福寺。遂登凌歊臺。嶽廟棟宇頗盛。本謂之黃山大監廟。大監者不知何神。蓋淫祠也。今既為嶽廟。而大監反寓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詔書改額。殿屋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温州平陽人。凌歊臺正如鳳凰雨花之類。特因山巔名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峯。如在几席。龍山即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桓元僧位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泛舟赴華陰詩。即此地也。臺後有一塔。塔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當塗。飲姑熟溪水。喜其甘滑。已而徧飲城中水。皆甘。蓋泉脈佳也。

十六日。郡集於道院。歷遊城上亭榭。有坐歊亭。頗宜登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入溪中。搖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卧微瀾之句為妙也。

入蜀記卷二終

入蜀記卷三

宋 山陰陸游務觀著

十七日郡集於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早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髦裘。俯食於側者。郭功甫也。早飯罷。遊青山。山南小市。有謝元暉故宅基。今為湯氏所居。南望平壑。極目。而環宅皆流泉竒石。青林文篠。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顛頰如丹。鬚鬢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祕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蛟龍奔放。爭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但舜山之巔。豐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完顏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於山中。云。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兩小山夾江。即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巍天門山。江水遶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鷺。西梁如浮魚。徐師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山。皆得句於此也。水滸小兒賣菱。夾連藕者甚眾。夜行堤上觀月。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于役志蓋謫夷陵時所著也。十九日。便風過大小楊山磯。奇石巉絕。漁人依石挽罾。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棗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淵觀。舊說棗磯有梟能害人。故得名。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祇一道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輒死。故無敢往者。至蕪湖縣泊舟。吳波亭。知縣石通直郎呂昭問來。按漢丹陽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亦云在蕪湖。至東晉乃改名于湖。不知所自。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尚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迹。唐溫飛卿有湖陰曲敘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為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為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

夢得歷陽書事詩敘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自袁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盜發大墓。棺槨已壞。得鏡及刀劍之屬甚衆。甃磚有大將軍墓四字。或疑為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泛小舟往謝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梟磯。隔大江。故置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壇宇像設甚盛。有觀主何守誠者。今選居太一宮矣。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鍊師。結廬葛仙峯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生果。為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為德先言。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餌以藥。即日疾平。徐因留教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二百里。會中第娶妻。復近葷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谿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悵。有棄官入滯皖之意。予遂遊東寺。

登王敦城以歸。城並大江。氣象宏敞。色出綠毛龜。就船賣者不可勝數。將午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祠。有道人半醉。立巖崖峭絕處。下觀行舟。望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豚十數出沒。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隸宣城。及置太平州。復割隸焉。晚泊荻港。散步堤上。遊龍廟。有老道人守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十年。日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雨雪則從人乞。未嘗他營也。又至一菴。僧言隔港。即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即銅官山。太白所謂我愛銅官樂。十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後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於兵燼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十人。觀主陳延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王九。年十三。疾亟。父挹諸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柏枝啗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比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為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裝錢遣還。遂為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衣。改青華額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忽大重。不可

舉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耳。遂即其處葬之。今冢猶在。謂之劍冢。自然國史有傳。大概與廷瑞言頗合。惟劍冢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墟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二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映帶。終日如行圖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縣。不入。晚泊水洪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為洪。王文公詩云。東江木落水分洪。是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為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為可兼太華。女几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辭政柅。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修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阜天台異矣。岸傍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著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為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嘆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邪。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稅務亭子。州唐置。南唐嘗為康化軍節度。今省。又嘗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惟所置銅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為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陵。故當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并江寧上元溧陽溧水句容。凡十一縣。皆隸畿內。今建康為行都。而纔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識也。李太白往來江東。此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谿波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後聲催白鬢。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熟十詠。決為贗作也。林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醜異味矣。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荊州順流東下。以樊若冰為鄉導。首克池州。然後能取蕪湖當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

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秘閣楊師中。通判右朝奉郎孫德芻。遊光孝寺。寺有西峯。聖者所留鐵笛。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蛟龍嘗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即光孝也。及去。留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綠而瑩潤如綠玉。不知何物。僧懼為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凡鐵笛充數。予偶與監

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石刻沈巖達所作西峯銘文辭古雅可愛恨非其自書也。借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為池四隅皆因山石為岸產鯉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此得貴池之名。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即昭明晚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葺然正對清溪齊山景物絕佳州雖瀕江然據岡阜上頗難得水。

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剎石李太白江上贈竇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俞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剎石齒水下排歷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懸蒼崖即此地也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發運使周湛役三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之至今為行舟之利羅剎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鷓峯而稍大白石拱起其上叢篠喬木亦有小神祠旂竿不知何神也西望羣山靡迤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為之累欹宿懷家狀懷姓也吳有尚書郎懷敘見顧雍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蔡使風解船過雁翅夾有稅場居民二百

許家岸下泊船甚衆。遂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口即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水軍處。趙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也。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號呼求救。久方能入。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云。巉絕稱人意。巉絕二字。不刊之妙也。南唐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數峯何名。答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颺東風。漢武滄陽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杯中。元宗為悲憤歎歎。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陵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便風張颿。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磯。一名佛指磯。巖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間。圖畫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為閣。登

降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橫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颿。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緣腹下。赤如丹。躍起桅旁。高二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袂衣。有小舟冒風濤來。賣新菜猪肉。亦有賣野彘肉者。云獵蘆場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人勁甚。至不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彭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峯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

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佑容真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彭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烟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為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為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粟里皆其地也。南唐為奉化軍節度。今為定江軍。岸上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

人指點岸如賴者也。洎潞浦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昇強仲。通判左朝散郎胡适。發運使戶部侍郎史正志。志道。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履道。察推左文林郎蔡戡。定夫。始得夔州公移。

四日。遊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宮也。蘇黃詩刻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亦近時俗書。見觀主李守智。問玉芝亦不能答。觀皆古屋。初不更兵燹。而遺迹掃地。獨太清殿老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為奇古。真人女真仙官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衣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安享太平富貴氣象。李守智者。滁州來安人。自言家故富饒。遇亂棄家為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始為道士。至今畫岳氏父子事之。史志道招飲於發運解中。登高遠亭。望廬山。天氣澄霽。諸峯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鐵錢。

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峯。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烟雲。皆在几席間。真絕景也。庾亮嘗為

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散。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椀。以禳艾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市肆壁間多蜀人題名。並溪喬木。往往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絕。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迹。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為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晚至清虛菴。菴在撥雲峯下。皇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嘉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其弟子曹彌深。登紹興煥文閣。寶藏光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曹君置酒堂中。炙鹿肉甚珍。酒尤清醇。夜寒可附火。

入蜀記卷四

宋 山陰陸游務觀著

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闊壯。正殿為九天采訪使者像。袞冕如帝者。舒州瀟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真君。而采訪使者為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元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鴈帳。仍命三年一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為巢。宮屋焚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摹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訛非善工。無復髮髯。總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址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磚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翬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為磚所拚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齋云。此一樓為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概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尚有古趣為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峯。峯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挂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

澗。比年甃以埽。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主僧法才去埽。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盧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蓋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為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於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畧是故處。三間兩注。亦如記所云。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尚可想見。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真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冊。備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址。云是王子醇樞密菴基。蓋東林為禪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總公有塑像。嚴重英特人也。宿東林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憇官廳。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蓮公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比童子盡拾取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深不可測。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實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官廳重堂。還廡。

廚廡備設。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為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堂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為之太息。食已。遊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雁門市。傳者以為遠公雁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髻髻雁門。邑里作比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六年間。方為禪居。禩小非東林比。又絕弊壞。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葺。然流泉泠泠。環遶庭際。殊有雅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又有一居士立侍。不知何人。方丈後有塼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二級而止。東廂有小閣。曰待賢。蓋往時館客之地。今亦頽弊。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為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天池塼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匝。未幾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遺。蓋旁壁火所及也。晚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小憩於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飲。味亦佳。董真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真絕品也。甘腴清冷。具備衆美。前輩或斥水品以為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然谷簾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景德觀。晚別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爐。比還舟。秋暑殊未艾。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吳發幹約待夔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此湖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犢。出沒水中有聲。晚泊鵬臍狀。隔江大山中。有火兩點。若鐙。開闔久之。問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壺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神。神兵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為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開寶中既平江南。增江淮神祠封爵。始封褒國公。宣和中進爵為王。建延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卜筮。一筮騰空中不下。一筮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大將劉光世以聞。復

詔加封岳飛為宣撫使。大葺祠宇。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卷雪。有釘洲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可泊舟。釘洲者以銳下得名。神妃封順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享之感。以夜繼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應往來之舟。庶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者。豈各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以無媿邪。微莫自祠後。步至旌教寺。寺為酒務及酒官廨。像設斂置一屋。盡逐去僧輩。亦事之已甚者。富池蓋隸興國軍。

十四日。曉雨。過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拋大江。過一木棧。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白碓皆具。中為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於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夾。但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昃。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兒輩登岸歸云。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芰甚富。沿湖多木芙蓉。數家夕陽中。蘆藩茅舍。宛有幽致。而寂然無人聲。有大槩欲買之。不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應。更欲窮之。會見道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磯者。傳

云漢昭烈入吳。嘗檣舟於此。晚觀大鼃浮沉水中。

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船尤艱。自富池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磯。江中拳石耳。磯旁山上有龍祠。埔後得便風。次蕪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岸下。甚眾。監稅秉義郎高世棟來。舊在京口。識之。言此鎮歲課十五萬緡。雁翅稅課二十六萬緡。夜與諸子登岸。臨大江觀月。江面遠與天接。月影入水。蕩搖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駭目之觀也。是日買熟藥於蕪口市。藥貼中皆有煎煮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藥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

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多。徃徃數十為羣。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冶縣。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卽元真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為此山寫真。又云。已逢斌媚散花峽。不泊艱危道士磯。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為湍險。

難上。拋江泊散花洲。洲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湧出。平生無此中秋也。

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磧耳。然水急浪湧。舟過甚艱。過蘭谿。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距黃州二十里。一市聚也。有馬祈寺。吳大帝刑馬壇。傳云吳攻壽春。刑白馬祭江神於此。自蘭谿而西。江面尤廣。山阜平遠。兩日皆逆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糴米。極力牽挽。日皆行八九十里。蘇黃門適高安。東坡先生送至巴河。即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捲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黃州。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為名邦。泊臨臯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即大江。是也。烟波渺然。氣象疎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秘閣楊由義。通判石奉議。郎陳紹復。州治陋甚。廳事僅可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東坡所謂武昌樊口幽絕處也。漢昭烈用吳魯子敬策。自當陽進。任鄂縣之樊口。即此地也。

十九日。早遊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壘。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為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為公手植。正南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祇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為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為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迹。惟遠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本太守閻邱孝終公顯所作。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卧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烟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蘇公壘湯蜜汁之。戲不虛發。郡人何斯舉詩亦云。終年飲惡酒。誰敢憎督郵。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為自京師之外無過者。故其詩云。我初謫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真。去國一千里。齊女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乎。

循小徑緣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稍東。即赤壁磯。亦茆岡頭。畧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棲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為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實。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為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黃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洎感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蕃蔘之屬。晚泊楊羅狀。大隄高柳。居民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猫不可得。

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祇十餘里。民居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挂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為衝要之地。夔州近兵來。參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郊之彥。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既定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也。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汴流雖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云。益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未嘗行此路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館十餘。不甚葺。晚。郡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黯嘗為武昌節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鞀鞞。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紆同遊頭陀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亘東。因其上為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毀於兵火。汴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畧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靡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陀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也。黃魯直亦云。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藏殿後有南齋。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珪。溫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鉉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秘書省正字韓曼書。碑陰云。乃命猶子曼。正其舊本而刊寫之。以是知曼為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溫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溫為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曼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為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為盛。諛誕妄謬。真可為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此云知軍州事。蓋

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皆遙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棲為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為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踏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夷狄。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讀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效之乎。則歐陽氏之功。可謂大矣。君魯直云。唯有簡棲碑。文章歸然立。蓋戲也。

入蜀記卷五

宋 山陰陸游務觀著

二十七日。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闕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為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闕南湖。荷葉彌望。中為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

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南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為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犬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黃魯直宵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亦此意。老杜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及登舟將適漢陽詩。而卒於朶水可恨也。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弁於此。後

忽察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為天下絕景。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樓榜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啟洞出遊。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為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即石鏡山麓。巖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由江濱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為多。

二十九日。早有廣漢僧世全。左繇僧了證來。附從人舟。日昃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複。燈火歌呼。夜分乃已。招醫趙隨為靈照視脈。

三十日。挈明離鄂州。便風挂帆。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敢生。梁王僧辯擊邵陵王綸軍至。

鸚鵡洲即此地也。自此以南為漢水。禹貢所謂蟠冢導漾東流為漢者。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水清若空。蓋言此也。過謝家磯。金雞洲。磯不甚高。而石皆橫裂。如累層甃。得縮項鰱魚。重十斤。狀中有聚落。如小縣。出鱖魚。居民率以賣鮮為業。晚泊通濟口。自此入沌。沌讀如篆。字書云。水名在江夏。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荆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甚華潔。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財行四十五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多於此。過盜通濟。巡檢持兵來警邏。不寐達旦。

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蓋巴陵路也。晡時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藩茅屋。宛有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挽路。登舟皆望竟陵。遠山洎白。有莊居數家。門外皆古柳侵雲。

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服。然不肯劇根。皆刈葉而已。過八疊。狀口。皆有民居。晚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出沒。未明而行。則挽卒多為所害。是

日早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謂博亦信矣。過網步有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晒罾。小艇往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茅茨結廬。而窗戶整潔。藩籬堅壯。舍傍有果園甚盛。蓋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廣福永固寺。闕然無一人。東偏白雲軒前。橙方結實。雖小而極香。相與烹茶破橙。抵莫乃還舟中。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湄。

六日。過東場。並水皆茂竹高林。隄淨如掃。雞犬聞暇。鳧鴨浮沒。人往來林樾間。亦有臨渡喚船者。使人恍然如造異境。舟人云。晉村豪園廬也。泊雞鳴。

七日。泊湛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棄荊州。別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乃留沌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阻風。大魚浮水中無數。凡行沌中七日。

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夜觀隔江燒蘆場。烟燄亘天如火城。光照舟中皆赤。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餘。整潔無一枝亂。挂帆拋江行三十里。泊
塔子磯。江瀕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
舟買之。俄頃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為之頽然。徑醉。夜雨極寒。
始覆絮衾。

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橫絕江面。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雞。不忍殺。
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茭萌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變晚晴。開船窗觀月。
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水與天接。舟人云。是為潛軍港。古嘗潛軍伺敵於此。遠見
港中有兩點。正黑。疑其遠樹。則下不屬地。久之漸近。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
有水禽雙浮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天鵝。飛翥絕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
即鵝也。泊三江口。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
流。蓋荆渚所作也。

十二日。過石首縣。不入。石首自唐始為縣。在龍蓋山之麓。下臨漢水。亦形勝之地。杜
子美有送石首薛明府詩。即此邑也。泊藕池。

十三日泊柳子。夜過全證二僧舟中。聽誦梵語般若心經。此經惟蜀僧能誦。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油口也。漢昭烈駐軍。始更今名。規模氣象甚壯。兵火之後。民居多茅竹。然茅屋尤精緻可愛。井邑亦頗繁富。米斗六七十錢。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湖州人。遊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婁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餘。陰威凜然可畏。正殿中為釋迦。右為青葉髻。號大聖。左為婁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面。予按藏經。駒字函。娑羅浮殊童子成道。為青葉髻如來。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為至德如來。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婁至德如來也。有二巨木在江干。我所運者。俟鄆行者來。令刻為我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鄆行者。又善肖像。邑人欣然請之。像成人。皆謂酷類所夢。然碑無年月。不知何代也。長老祖珠。南平軍人。寺後有廢城。髻髻尚存。圖經謂之呂蒙城。然老杜乃曰。地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蓋元德子明皆屯於此也。老杜曉發公安詩注云。數月憇息此縣。按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云。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憇息。蓋謂此也。泊弭節亭。馴鷗低飛往來。竟日不去。

十五日。周令說。縣本在近北枕漢水。沙虛岸推。漸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又云。市有五鄉。然共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不止。晚攜家再遊二聖寺。眾寮有維摩刻木像。甚佳。云沙市工人所為也。方丈西有竹軒頗佳。珠老說五祖法演禪師初住四面山。子然獨處。凡二年。始有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良來。與道士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演公之道浸為人知。而四方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眾。珠聞此於其師。已卷顏禪師。荆州絕無禪林。惟二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語云。下江者疾走如烟。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二佛打供。了不見一僧坐禪。

十六日。過白湖。渺然無津。拋江至升子鋪。有天鵝數百。翔泳水際。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荆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鳴榔已沙頭。劉夢得云。沙頭檣干上。始見春江濶。皆謂此也。

十七日。日入後。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蓋入峽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蜀人為婚姻者也。

十八日。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通判右奉議郎權嗣衍。左宣教郎陳孺。荆南圖經以為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嘗都焉。唐為江陵府。荆南節度。今因之。然牧守署衙。但云知荆南軍府。與永興河陽正同。初無意義。但沿舊而已。

十九日。郡集於新橋馬監。監在西門外四十里。自出城即黃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曠數家而已。遭遇數十騎。縱獵獲狐兔。皆繫鞍上。割鮮藉草而飲云。襄陽軍人也是日極寒。如窮冬。土人云。此月初已嘗有雪。

二十日。倒檣竿。立艫牀。蓋上峽惟用艫及百丈。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為之。大如人臂。予所察千六百斛舟。凡用艫六枝。百丈兩車。

二十一日。劉帥丁內艱。分逐兵之半。負肩輿。自山路先歸夔州。是日重霧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會慶祥道場。中夜後。舟人祀峽神。屠一豕。

二十三日。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劉帥受吊禮。與吳人同。

二十四日。見左朝奉郎湖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牛達可。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

公事趙蘊。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高祁來。

二十六日。修船始畢。骨肉入新船。祭江瀆廟。用壺酒特豕。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神曰昭靈孚應。威惠廣源王。蓋四瀆之一。最為典祀之正者。然兩廡淫祠尤多。蓋荆楚舊俗也。司法參軍石迪功郎王師點錄其叔祖君儀待制訟卦講義來。君儀嚴州人。師事先大父。精於易。然遺書不傳。講義止存一篇而已。然亦其少作也。

二十七日。解舟。擊鼓鳴艫。舟人皆大噪。擁堤觀者如堵牆。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蓋蜀人修船處。

二十八日。泊方城。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應募為船之招頭。招頭蓋三老之長。僱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眾人。既而船戶趙青改用所善程小八為招頭。百一失職。快。又不決去。遂發狂赴水。子急遣人拯之。流一里餘。三没三踊。僅得出。一招頭得喪。能使人至死。況大於此者乎。

二十九日。阻風。

十月一日。過瓜洲壩。倉頭百里洲。泊沱滢。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羣童見船過。皆扶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也。滢則爾雅所謂春夏秋有水。冬無水。曰滢也。

二日。泊桂林灣。全證二僧陸行來云。沿路民居。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每人殺猪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胙。行差晚。與兒輩登隈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為善狀物也。自離塔子磯。至是始望見巴山。山在松滋縣。泊灌子口。蓋松滋枝江兩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江。枝江唐縣。古羅國也。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晉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元死。自白帝至枝江。即此地也。歐陽文忠公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峽州。灌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風。

四日。過楊木寨。蓋松滋有四寨。曰楊木。車羊。高平。稅家云。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已卒。二孫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毀。啟隧道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真師決永

銘寄八瓊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王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即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即天覺。丹元子即東坡先生。與之疇倡者。後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黃錄。照法成。浮玉山人謂之曰。上天錄公之功。為須彌山八瓊洞主。宜刻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為信。故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為證。後丹元子又為天覺求書卷末。又有徐注者跋云。天覺舟過真州。方出謁。有布衣幅巾者。徑入舟中索筆。大書閒人呂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即去。而天覺適歸。墨猶未乾。注真州人云。親見之。墳前碑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冰壺照坐清。霖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却歸林下看昇平。蓋魏道輔贈天覺詩。後人所題者。唐立夫舍人亦有一詩。末句云。無碑堪墮淚。著句與招魂。宜都知縣石文林郎呂大辨來泊赤崖。

入蜀記卷五終

入蜀記卷六

宋 山陰陸游務觀著

六日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崖絕壁，斬巖突兀。則峽中之嶮可知矣。過碛望五龍及雞籠山，嵯峨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碛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州在唐為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為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踈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為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為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

此歐陽公為令時。有祈雨文在集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亭前冬青及柏皆百餘年物。遂至夷陵縣。見縣令左從政郎胡振。聽事東至喜堂。郡守朱虞部為歐陽公所築者。已焚壞。柱礎尚存。規模頗雄深。又東則祠堂。亦簡陋。肖像殊不類。可歎。聽事前一井。相傳為歐陽公所浚。水極甘寒。為一郡之冠。井旁一栢合抱。亦傳為公手植。晚即集於楚塞樓。徧歷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為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又有絳雪亭。取歐陽公千葉紅梨詩。而紅梨已不存矣。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墜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圻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石燈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偃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

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
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髻髯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
但曰夷陵。不稱今。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好檝。同道
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
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洎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
竿狀。畧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狀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碛。水品所載第四
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
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
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碛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
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濬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
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顏白皙。語音亦頗正。茶
則皆如茶枝草葉。皆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
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

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礮碗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到羊醜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嶺我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

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輪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

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碚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遊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觀。其後又云。荒烟下牢戍。百仞塞溪澗。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狖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對立。修聳摩天。畧如廬山。江面多石。百丈縈絆。極難過。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畧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為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沈。然銳石穿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為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

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為戒云。遊江瀆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東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為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瀆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銳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販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搖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為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賤。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

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纔袤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幡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敘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彥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為州。纔三四百家。負卧牛山。臨江。州前即人鮮壘。城中無尺寸平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啟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註云。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駘乃云。在枝江。未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磴确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杭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耳。

十八日。初得艤船。差小。然底濶而輕。於上灘為便。

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為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峯門。過天慶觀。少留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瑀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為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峽皆隸荆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即叱灘。亂石無數。飯於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解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颼颼。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為慈溪。再流與沅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

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為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鬚髯若有欄植。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洎疲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為纖麗奇峭。宜為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鳥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鳥幸昨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不知其故。洎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懸閣。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建功郎文庶。幾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解有故鐵盆。底銳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畧言建中靖國元年。子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畧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谿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谿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瀘瀕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

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為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即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為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韻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上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入蜀記卷六終

宋 俞文豹著

吹
劍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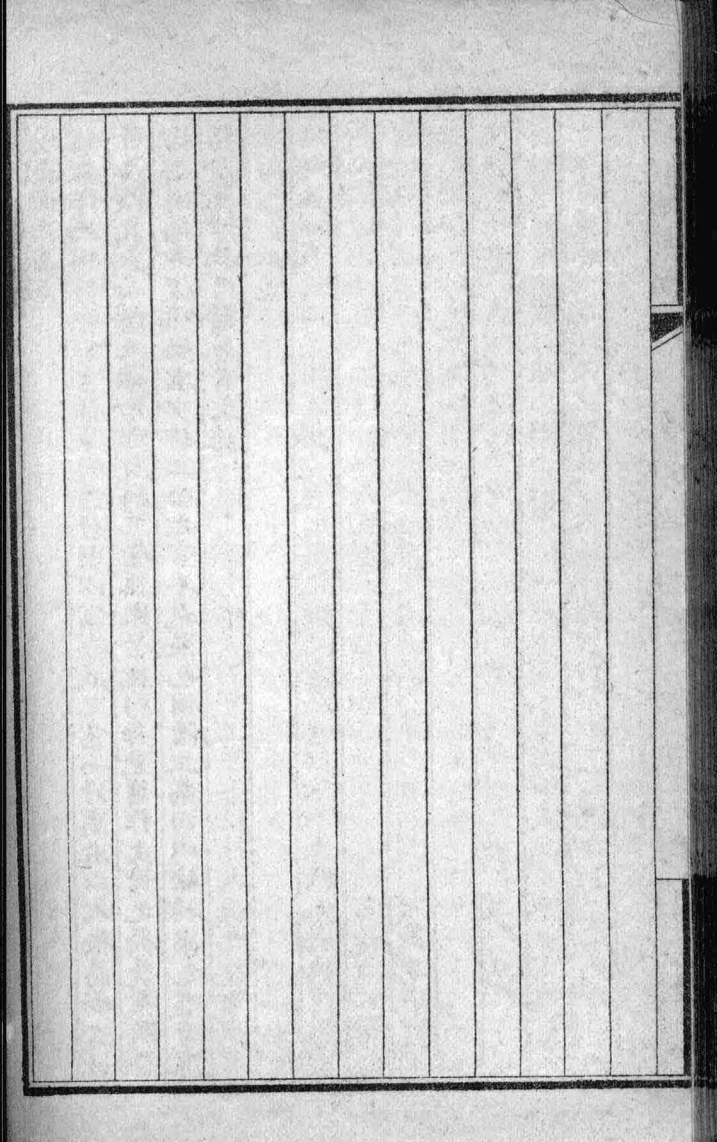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吹劍錄外集提要

宋括蒼俞文豹著文豹生當南宋故
所述多紹興以後事而於北宋名臣
言行亦間及之其尚論古人處尤見
讀書有得之言自序有云前言往事
辨證發明以寓勸戒其宗旨也

吹劍錄外集序

始余作此編蓋即前言往事辨證發明以寓勸戒之意而好高者以人微而嘲玄好
奇者以文多而閣束雖余亦自病其繁蕪宋景文曰每見舊作文憎之欲焚棄歐公
曰著述須老後積勤宜少時二公之言不我欺也因續三為四以驗其學之進否淳
祐庚戌仲秋日括蒼俞文豹



吹劍錄外集

宋 俞文豹著

紹興戊辰王佐為狀元。慶元丙辰諒陰榜。莫子純以省魁為狀元。皆越人。嘉定丁丑狀元吳履齋。濬祐辛丑狀元徐公望。儼夫至己酉年履齋帥越。徐在別榻。會鹿鳴宴。僚屬作樂語。皆不愜意。履齋乃自草之。末云對丁丑辛丑之狀元。座中盛事。繼戊辰丙辰之舉首。鄉曲美談。

紹興二年張無垢九成為狀元。次舉省元樊光遠。狀元汪應辰。上語九成曰。二魁皆卿門人。深用嘉歎。對曰。夏侯勝以明經取青紫。語門人。臣嘗鄙之。何敢復以此儻

其徒。

文豹

謂三代而後。言學者與漢唐。漢尚傳註。唐尚詞章。雖所尚不同。要皆有利

祿之心。醇如仲舒。未免科目之累。賢如昌黎。而喜功名。慕富貴。至以卿相潭潭之說。誇誘其子。則其誨館下諸生者可知已。惟我朝諸公。為義理之學。髣佛聖門氣象。爾。柳子厚送章秀才序曰。今進士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詞。道今古。角誇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不知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余見貢院謄錄人說。每日拋下卷子若干。限以時刻。遲則刑責隨之。日夜不得休。

息飢困交攻。眼目澀赤。見試卷有文省字。大塗注少。則心開目明。自覺筆健。樂為抄寫。又嘗見時文冊子。遇太學公私試一題。即印三十二篇。讀至五十篇。加至十數。便已困倦。為考官者可知。已故凡程文。以簡潔為上。大字楷書次之。

後漢崔駰。將試政事文學道術。而忘太史令孫懿。乃往候之。涕泗流漣。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材智見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故愴得禍耳。懿懼。乃不試。駰為第一。晦菴省試經題出剛中而應。連案者云。此句凡七出。先生嘿數止五出。乃據所記對義。及出院檢視。果只五出。乃悟同經者相忌。是年先生登科。東萊與唐悅齋同試宏詞。問唐路鼓在寢門裏。寢門外。曰在門裏。及試出檢視。始知為其所給。既而悅齋中選。東萊語之曰。只緣一個路鼓。被君擬在門裏。吾鄉解試孟軻勇於義賦。一人欲以過孟賁者。遠矣。為第四聯。而未得其對。忽友人來問。若荆軻則盜諸。何以對。其人隱而不言。竟以此聯魁取。故晦菴因此每戒人。自為實學。

累舉殿試。以蜀士故。遲至五六月。淳祐十年。以盛暑非臨軒之時。改用三月初省試。中秋日廷試。九月六日唱名。狀元嚴州方夢魁。賜名逢辰。右足跛。左目瞽。第四名川人楊潮。南省元泉州陳應雷。皆瞽一目。夫糊名考校。固以文取。然周進士必辨官林。

漢弟子員必儀狀端正。唐文武選必體貌豐偉。盧仝詩孰謂人面上。一目偏可去。方魁及同榜。方登方吉。皆唐詩人缺脣處士。方干之後。與嚴子陵。范文正公。為釣臺三賢。

祥符八年。狀元蔡齊。真宗喜其韶秀。詔金吾給驕從。傳呼自是為例。

樂天同元稹。編制科策林七十五門。即懷挾也。淳祐七年。殿試上訝士人入遲。左右言尚書鄭起潛建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半入者幸而免。

吾州趙和仲順孫。童科免舉。淳祐九年。再以春秋魁薦。考官羅教授。盡用監試韻批。其卷云。汗牛試卷浩無涯。刻盡雷同別一家。冰鑑不容心潦草。風簷甯復眼昏花。嘉文似織鮫人組。健筆如輪虎士搥。收拾真才報天子。此行端不負皇華。次年復以秋魁。南省然其經義。承題云。善察天下之勢者。不貴乎得定之似。而貴乎得定之真。六經語孟無真字。凡經義皆不用真字。

蔡尚書幼學師陳止齋。乾道壬辰。同赴省試。止齋知其必魁。取乃自下賦卷。已而師生經賦俱為第一。賦場先試出聖人之於天道論。次場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文意步驟全。做止齋。益有所授也。宋玉作招魂。屈原作大招。其機軸段數一切相似。不知孰

先傳焉。孰后效焉。

婺女倪君澤普。淳祐十年。廷對為第三名。其族弟伯驥之祖。素奉五聖。有林檎園。二百畝。於內。初書院。其師初授書。驥輒坐樹下。及上口。即背誦。由是日以為常。其師但自誦二十篇。不二年。驥盡通九經。以童科免解。而家遂陵替。今年二十七。貌寢材劣。竟未省試。然以童科顯者。百不二三。少聰慧。長昏惰者。十常八九。

莊子云。遊無朕。朕直忍反。兆也。朕字直稔反。吾州解試賦家。以朕字作兆。朕押韻者。皆見黜。又廣夏考仁聖人之風賦。廣字少一畫者。皆不考。胚渾字。渾胡本反。漕試存心。養性以事天賦。以渾字作平聲者。皆不取。近有押韻大全。辨之甚詳。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人多。擬為省試賦題。淳祐七年。考官供此題。知舉云。恒字諱。如何寫出處。自是此題人不復擬。

上蔡謝先生良佐。學於伊川。忽請歸試。曰。蔡人罕習禮記。易於取解。伊川曰。子貢高識。安肯規規於貨利。但於豐約之間。未能忘殖情。故謂之貨殖。富貴有命。而留情於此。故孔子以為不受命。志於道者。必去此。而后可。先生自是不復計較。且教人曰。知命之說。雖淺近。亦可為進德之基。故平生未嘗求人。謁執政人。或勸之。則曰。有命。渠

安能陶鑄我。命固不必問。然上達之士。能安時處順。由行於天理之中。故不屑屑於占算推測。中人以下。逐逐利欲。使其不知命分之所止。則猖狂妄行。將無所不至矣。韓文公三試宏詞。三見黜。崔立之書謂不必以此仕進。猶之獻玉。必良工見知。雖兩刑足不為害。無使勅者再克。公荅云。余之玉固未嘗獻。足固未嘗刑。勅者為誰。再克之刑若何。

嚴州錢融堂時紹定己丑。再以免解到省。門人勸其不必為此行。而乃潛身就試。復見黜。端平間。以喬平章薦授迪功郎。甫到選而論罷。

易諸卦大象皆言卦名。乾坤類也。坤曰地勢坤。乾亦當曰天行乾。而乃曰天行健。何也。說者謂乾不可以象求。然說卦謂乾為天。為君。為父。為金玉。非象而何。李于美云。集韻曰健字。即乾字。以乾為健。傳寫誤爾。此說差近之。而師訓相承。不能闕疑。至以為賦題。蓋未之思也。

王文正公之父見破舊文籍。必加整緝。片言一字。不敢委弃。一夕夢孔子曰。汝敬吾書如此。吾遣曾參為汝子。因名曰曾。甫弱冠。省殿試。俱第一。建昌張剛叔介紹定二年登科。其子淵微。丁未年大魁。及為正字。見其僕。每聚故字紙。焚之曰。恐為人踐踏。

余母氏臨終誦曰。萬般諸字文。即與藏經同。安在不淨處。墮作廁中蟲。蓋自開闢至今。扶持人極。綱理世故。悉惟斯文。其可慢乎。

紹興初。復制科。給舍侍從三人。舉一人。進其文業。考入上次等。則召試六論。於九經十七史國語論孟管荀楊文中子正文。或注疏中。出通四題。入四等。即試策一道。中第三等。比狀元。第四等。比榜眼。第五等。同進士。是科本求真言。今乃專取記問。李泰伯試六題。不得其一。東坡形勢不如德論。不知出處。禮義信足以成德論。知子由記不得。乃厲聲索硯水曰。小人哉。子由始悟。出樊遲學稼注。乾道間。李廔湯法三聖論。出功臣表。誤作諸侯王表。淳熙間。廔弟整復召試。巨璫怒其策攻己。故難其題。僅得二通。賜束帛遣之。開禧間。召試永康何致。會同試者丁艱。致降內批。獨試為中書。易祓諫議鄧支龍所繳論。再以吳獵侍郎薦。正言鄭景紹奏。勒歸本鄉。自復此科。百餘年。僅得一李廔。而論題尚記不全。今妄男子欲欺世盜名。輒假此學。以賢良自稱。所謂吾不試。故藝爾。

李子美謂成王未嘗以天子禮樂賜周公。明堂位。乃漢儒諛莽之作。平王元年。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三年。魯惠公立。亦請郊禘之禮於玉。孔子作春秋。則書四卜郊。以

譏之既又明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至於賜禮樂事。何無一談及之。召陵之會。祝鮀語甚弘。歷舉成王賜魯公分物。及六族士日。卜宗祝史。典策備物。官司彝器。使當時有禮樂之賜。叔象何不併及之。文豹考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也。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象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贈魯也。如此則是成王命魯以此禮樂祀周公。以此禮樂康周公耳。猶今祀先聖。祀親王。祀勳臣。皆假太常樂器也。伊川謂成王過賜伯禽受之。非也。文豹謂使周公在而有此賜。則周公當辭。周公沒。命伯禽以此祀之。孝莫大於嚴父。伯禽其何辭。但其後世子孫用之。非也。人但見其宴賦湛露彤弓。享有昌歆。白黑形鹽。韓宣子驚見周禮之盡在。季札縱觀六代之聲樂。闕宮頌白牡。特剛享帝之盛儀。論語記適齊。適蔡。適楚之樂工。三家以雍徹。季氏得舞八佾。旅太山。遂謂此禮樂皆成王所賜。不知乃其君臣竝緣僭用也。隱公問羽數於眾仲。蓋亦知僭禮之非。故特於中子之宮。減用六羽。其餘仍舊用八佾。雖然。語孟詩書左傳。皆不及賜禮樂事。獨禮記言之。或者雜出於漢儒之手。則子美之

言不為無稽。但生於千載之下。創為此論。而無所按證。人誰我信。子美名隆。臨安人。其學與吳準齊伯仲。而心事過之。四明攻媿先生之客。

道學黨禁。始於元祐間。伊川出入呂申公之門。東坡導諫議孔文仲奏頤為呂門五鬼之魁。編管涪州。崇甯二年。范致虛言程頤邪說惑眾。雖正典刑。今復注書。非毀

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紹興初。秦檜引伊川門人胡康侯入經筵。一年。善類多

位於朝。及檜罷。呂相朱相盡逐之。明年趙忠簡為相。尹和靖以布衣入講。士大夫

多稱託伊川門人進用。桐廬喻樛自選人除正字。中書王居正行誥詞時。號伊川三

魂。鼎為尊魂。居正為強魂。楊時為還魂。言時死而道猶行也。鼎去國。司諫陳公甫言

程氏之學。狂怪榜郡國禁之。淳熙九年。晦菴為浙東提舉。按台州。唐仲友不法。丞

相王淮與唐姻。故使察院陳賈彈之。侍郎鄭丙目為偽學。遂以祠去。太學詩曰。周公

大聖猶遭謫。元晦真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都把聖賢非。十五年。

除兵部郎中侍郎林栗。就問所著易解。及論西銘。先生歷攻其失。栗意不平。奏熹偏

說欺慢。出為江西提刑。紹熙五年。趙丞相汝愚起晦菴侍經筵。會忠定有輔立之

議。使韓侂胄通意東朝。遂居中用事。誣忠定貶永州。殿院劉德秀何澹。交章攻道學。

榜於朝堂。晦翁奉祠草封事。欲明忠定之冤。門人蔡元定卜之。遇道之同人。乃止。

慶元二年。張貴謨指論太極圖之非。知舉葉翥倪思奏道學之魁。鼓惑天下。乞毀語

錄之類。是科所取。稍涉義理之說。皆黜之。六經語孟中庸大學。為世大禁。朝論洶洶。

爭以晦翁為奇貨。胡紘草疏欲上而遷去。按察官沈繼祖上之。晦菴褫職。蔡元定編置

道州卒。侍郎劉珏目為逆黨。請置偽學逆黨籍。凡五十九人。宰執則汝愚留正王

藺周必大待制以上。則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澠樓鑰林大中黃

由黃黼何異孫逢吉餘官則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當禁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

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遠作芳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

詹體仁蔡幼學黃灑周南吳柔勝李壘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武臣則皇甫斌范仲

壬。張致遠太學生則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鱗蔣傳徐範士人蔡元定呂祖泰至

嘉定初黨禁始解。夫道學者。學士大夫所當講明。豈以時尚為興廢。由體認而踐履

由踐履而設施。如韓范歐馬張呂諸公。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而人無閒言。今伊

川晦菴二先生言為世法。行為世師。道非不弘。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何也。蓋人心

不同。所見各異。雖聖人不能律天下之人。盡棄其學而學焉。此孔子所以毋固毋必。

無可無不可。甚至欲無言。不得已而應荅。則片言數語而止。其不足於列國公卿大夫也。則未嘗輕出口。是非褒貶。隱然寓於春秋之筆。其不足於由求子。賜樊遲也。則未嘗必其從己。忠告而善誘之。不從則已。進五鄉。見南子。從佛肸之公山。削圭角。去崖岸。油油然與眾偕。而猶不免於鄉人。武叔。荷蕢者之譏。匡人。桓魋。陽虎之害。今二先生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居。別白是否。分毫不貸。與安定角。與東坡爭。與龍川象山辯。必勝而後已。浙學固非矣。貽書潘呂等。既深斥之。又語人曰。天下學術之弊。不過兩端。永康事功。江西穎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何由得明。蓋指龍川象山也。程端蒙謂如市人爭。小不勝。輒至喧競。當時如明道梭山二先生同此學也。而未嘗與人忤。以其雍容和易。有聖門氣象也。夫道固常在。而時則有不同。上之崇尚此學者。謂其可以扶世而立教。可以美政而善俗也。然時非其時。人非其人。上意所向。從風而靡。士大夫欲追逐時好。縱非其學。亦將矯入此門。愚恐開物成務之事業。廢而為格物致知之談。盡心職業之功夫。捨而為存心養性之說矣。故孝宗皇帝。恐其流為晉人之清談。呂尚書社云。今為伊川學者。皆非有守之士。是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最是。今京城有一等屬素。以鑽刺為生。見時尚道學。旋取近思錄。性學源流等書。割

竊其語置牙頰間以誑惑人聽外示雍容內實急於進取口談道義心實巧於逢迎此正陳賈假此名以濟其偽者向似有脫文

學黨五十九人無非端人正士盡入劉珏一網侂冑既誅史衛王當國一切擢用老至顯官無一人遺者天地閉塞之氣在此一舒四方憤鬱之情至此一快其於國脈豈小補哉漢黨錮之後惟不知出此遂有黃巾之變而促漢於亡所恨衛王晚節不兢故此盛美為過所掩然在相位者二十六年豈偶然哉

天之說有定未定方其未定也知術常可使機械常可用勢力常可施及天理一回人事乖刺知窮力屈禍至災生雖有良平之知賁育之勇不能免焉侂冑誣趙忠定為不軌陷道學五十九人為逆黨雖天地為人易位越十年侂冑戕於鋒刃而天者定矣

易辨君子小人惟陰與陽論語別君子小人惟義與利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其要指也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君子之學為己為義也小人之學為人為利也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惟義與比安能苟從小人見利必爭安能久和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安於義無人而不自得小人逞於

利得志則洋洋然。曰：君子易事而難悅，小人難事而易悅。君子平易，稍合於義則已；小人姦險，但有所利則喜。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義根於心，故求諸己；利生於欲，故求諸人。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由於義則心地常坦夷，役於利則心中常不足。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義則剛毅特立，故能上行；利則柔行巽入，故愈趨而下。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見得則思義，小人見利則忘義。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義交則淡以成，利合則甘以壞。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

可大受而不可小知。明大義則識高見遠，見小利則淺中狹量。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義則與人為善，利則同惡相濟。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徇義者安於義，徇利者安於利。曰：君子哉蘧伯玉，以其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所守惟義也。曰：小人哉樊須也，以其請學稼，請學圃，所趨惟利也。

子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不言所以處喜怒哀樂者何也？蓋子思之意固在言前矣。由率性而下，至謹其獨，凡四節，然後入於喜怒哀樂。能率性能修道，能不離道，能戒謹恐懼慎獨，則喜怒哀樂之發無不中矣。此揚誠齋之說也。恐子思之意未必然。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云知譬則巧聖譬則力也誠齋曰說者每謂聖猶力賢猶巧巧或有不能力無有不至是不以巧為悅也而不知其意正以巧為悅也孟子不云乎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則是悅於中矣至而不中者有之未有中而不至者中非力則至非巧矣然則聖之尚乎智猶射之尚乎巧智所以運夫聖也惟三子者聖而未知故任則不能清清則不能和和則不能任而不離夫清和任孔子之所以聖能離夫清和任孔子之所智也曰始條理者非序也用也始猶門也終猶室也無門以出入則室亦虛設也余幼讀黃黼道者古今之正權論喜其閒架整齊句語警拔近方見次名乃陸象山文雖不及而理致過謂權者道之用也道之所在則權之所在焉有不正者猶之權衡也銖兩勛鈞石雖具於衡而進退抑揚惟權是任至於銖兩勛鈞石之不得其當則不善用權者之罪也非權之有正不正也

楊慈湖夫子言性與天道論聞之固所以不聞不聞所以真聞又云可以知則可以聞不可以知則不可以聞又云有所聞焉必有動焉有所聞焉必有實焉有所聞焉必有彼焉此全是禪家葛藤語又云鑑之虛明本無一物塵或汨之則鑑非其鑑性

天之真本無一物。又有聞焉。是加一物也。此祖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蓋慈湖之學。出於象山。象山於禪學。固嘗經意於內典。固嘗貫穿。觀其荅王順第二書。可見近太學私試。再出此題。魁謂道之妙者。不容不言也。此言慈湖意爾。不知慈湖論中。自有一論云。舉夫子一身。皆性與天道。只此語。自可包盡此一段意。蓋聖人一身。舉措云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何待於言。

明道曰。以吾觀於釋氏。事事是句句合。只是不同。故文定公以語其子五峰先生。五峰問曰。既云事事是句句合。又云不同。何也。公曰。於此有見。吾當許汝。永嘉玉成薛先生曰。先覺之士。如周子。二程子。張橫渠。楊謝游。胡晦菴。南軒。皆於學道之初。出入老釋百氏。然後有所覺也。然伊川云。游酢。楊時。皆先去學禪。知向裏沒安泊處。而後求此人。十五六時。嘗學禪。後去取聖賢書讀之。回看釋氏。漸漸破綻。文約謂究竟到底。固失之蕩。姑就其外境觀之。設心廣大。置身清高。絕勢利心。無人我相。則亦未易能也。至好之篤者。無如王荊公。張無盡。而二公舉措。曾不得其近似。愚謂不必論道學禪學。但隨其所學。而見於日用內。而存心養性立身行己。無所難。外而待人接物處。事應世無所戾。則一部論語。可以貫三教矣。若以小道為可觀。而味其詞旨。以

世界為空花。以有無為生死。為幻泡。則前日之躁心競心鄙吝之心。雖未能頓去。亦可以暫消。柳子曰。退之病。余與浮屠游。予與之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閒。吾病世之逐逐然。惟印組是務。以相軋也。則捨是其奚從。荆公語葉濤曰。博讀佛書。勿為世閒閑文字。安石枉費許多工夫。做閑文字。噫。公以學術壞人心。以政事誤天下。砌成靖康之禍。不此之悔。而悔閑文字。雖千佛出世。不可懺悔矣。

洪覺範假張無盡名。作護法論。以排儒。謂居士乃佛稱。歐陽公排佛。却號六一居士。正理在人心。未嘗泯沒。嘗以己意推之。每讀史傳。見賢人君子。忠臣義士。則中心羨慕。撫卷三歎。至於儉人惡類。姦臣逆儔。則忿嫉之氣。勃勃然於朝廷之除授也。亦然。其於賢也。則欣喜稱羨。惟恐其不至大官也。否之則為不平不懌。初非識其人也。自是此心之發見爾。及採之輿論亦然。則知人心一也。心無有不善。理無有不存。特為利物所蔽爾。易曰。窮理盡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性靜而定也。心實為之。役心徹理融。則所存皆正性。所見皆正見。所言皆正言也。穎昌靳先生裁之有言。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

亦無所不至矣。晦翁論語集解摘其語云。志於道義則事業不足道。志於事業則富貴不足道。志於富貴則其人不足道。大抵道學禪學於性理有餘。於世法或不足。惟孔子之言則無施不可。論語一書講論義理非不明切而未嘗絕人仕進之心。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雍容和緩而不為斬絕之言。此所以萬世之下愚不肖皆可與能也。

山谷甥洪芻字駒父作陶靖節祠記。晦菴守南康題云。洪芻作靖節祠記於君臣大義不可謂無所見而靖康之禍乃縱欲忘君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堂上。

龜山南劔人以春秋補入太學登進士第累任監常州市易年十七以宰相王黼薦除祕書郎召至闕遷著作郎累遷給事中紹興初為工部侍郎卒誌銘及言行錄皆為魯諱不言所薦。

英宗謂歐公性真韓公謂歐公性偏公則謂性非學所急伊洛諸公謂飢食渴飲此本然之性出於命也無不善智愚緩急此所稟之性出於氣也故不同如五方之民剛柔不齊者氣所稟也故氣稟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孟子所以教人知性忍性善性知其偏急則深忍力矯習為寬緩養成中和終不至於躁暴輕發此佩韋佩弦習

與性成之說也

康節語其子曰。張巡許遠同為忠義。兩家子弟互相攻併。為退之所賤。凡託伊川之說。議吾為數學者。子孫勿辨。蓋先生之學。謂非數不可。但由此入物理性命之學。爾孔子非不深於易。而自贊翼之外。平時未嘗一談及焉。故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晁無咎曰。好名好利。均為失德。好名者猶有所畏。好利者無所不為。薛季宣曰。好名特為學問之累。人主誠得人人好名畏義。何向不濟。

人為萬物之靈。未易稱也。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柳子厚送弟謀序云。問管仲曰。人也。若謀也。非所謂人與。

東萊曰。愛既篤。則慮自周。懇惻勸導。自有不能已者。所謂忠焉能弗誨乎。若視人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於忠少欠耳。文豹謂以事神之心事君。以奉妻之心奉親。以恕己之心恕人。以待妓妾之心待朋友。舉此加彼。則無往而不忠順孝弟矣。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真格言也。論語言信。凡二十餘處。蓋人無信不立也。文豹與人交游。有所期諾。時刻不違。或言不及酬。必先期告之。惟恐有諾責。以此施於人。亦

以此望於人而人鮮有以此報者。夫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固也。然反之吾身。未能為大人之事。而欲以大人者自詭。則言行不相應。反流為妄人也。今吾語人以誠實之說。孰不知其為美。然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久者。皆由規小利。急近效也。規小利而又速效。則遇便輒趨。逢機即投。智巧權謀。縱橫變詐。捷出而乘之。何暇顧信義。雖然得失分也。窮通命也。子以真朴自恃。誠實自信。持久不渝。自有餘效。請觀知舊聞。凡其智術之過我者。或速飛而早喪。或倏富而忽貧。或身亡而家潰者。十七八。而子獨得後死。計其所獲。不已多乎。

列子曰。善不與名期。而名隨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

永嘉王成先生薛季常疑之作伊洛源流譜。自孔子子思顏曾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間。書始成。而學禁正嚴。攻媿先生題端曰。趙元鎮相業甚偉。其學不無所傳。授夫豈知自盛行之際。而乃翻謄撰造。出奇見新。自附於朱文公門人之列。欺愚後輩。以資干祿釣名者之具。不然何張宣公。薛常州。李宣。呂成公。講解語錄。書坊中寂不見邪。蓋王成以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水心挽之曰。乾坤未放虛空壤。蠻貊猶須事。

業成

趙忠簡號得全。宗伊川之學。由司諫三遷至大用。高宗曰。趙鼎過人遠甚。但過信冊子上說話。文約謂講義理。別白是非。則須學術。酬酢事幾。區分利害。必用世法。蓋文學政事。在孔門已分為二。刺煩治劇。固非沈涵章句者所能辨。臨機制變。尤非牽制文義者所能為。

吳履齋次鄭安晚贊思無邪韻曰。誠易云。思防心之匿。思曷云。近根心之德。觀斯須頃。驗顛沛時。一而勿二。淵乎其微。厥止既欽。厥躬斯飭。四體稟令。羣動受職。猶虞奔軼。差在毫釐。乾乾君子。毋或越思。又無不敬。贊盈天地間。事事物物。大而昭著。微而眇忽。惟吾中處。以身任焉。持敬以往。猶懼有逸。而況傲惰。先據其室。雜則不精。離則不一。執盈捧滿。曾靡其他。為之主者。豈非心邪。此固履齋素學也。淳祐庚戌。帥趙甫期月。召還。累年滯訟。決遣殆盡。此則才敏也。非學所能。歐陽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秦攻趙。趙欲帝秦。仲連請而止。秦聞之。引軍去。平原君奉千金為仲連壽。辭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見人紛爭鬪訟而為之和解。實甚

盛德大厲也。不然則怨讎相攻，獄訟相尋，無時而已。故周以穀圭和難，以調人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十分之惠；若扼之、不恕、控之、不已，烏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收。排

禍福倚伏之機，不可俄測。當大患難，大屈辱，大虧曲損折處，須堅忍順受。徐俟天理之回，則大禍未必不為大福。小屈於目前，未必不大伸於日後。東萊曰：天之生物，自孽而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小者爾。霜焉、雪焉、勁烈刻厲，剪擊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能反膏收液，鬱積磅礴，發為陽春之滋榮。此則大造化也。必有大彫落，而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而後有大成就。

馬援病，梁松候之，拜牀下，援不答。諸子曰：伯孫帝婿，奈何不為禮？援曰：我松父友也，何得失其序。文潞公出守北京，運使李稷謁見，公著道服出，曰：汝父我門下士也，只八拜。錢尚書遜謁鄱陽趙器資，值朔日，但見有衣冠十輩來謁，拜問起居而退。錢問此何人，曰：昔范希文守吾邦，以風教厚俗，州人慕之。至今尊長者，以父兄自居。後進以子弟自處。今時後生晚輩，頭角撐獮，稍能自振，則意氣洋洋，見其居於位。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老成先輩。以晚暮自循。方逢迎之不暇。所謂善鄭以勸采者。猶懼不至。況不禮焉。年來薄惡尤甚。專以貧富為親疎。窮達為輕重。族義且無。況親義鄉義交義乎。

淳祐十年。江西運判尹煥。按瑞州。解試官永興。簿周夢。出策題云。男子以七尺軀。為天地最靈物。造化刮裂元氣。取其精英以藏之。怪誕可駭。乞褫一資。按此數語。乃徐驥北征記入頭全文。

包孝肅公訓其子曰。後世子孫。仕宦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死後不得葬大塋之側。歐公與姪書曰。汝欲買和砂來在官。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

孟子曰。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益不受乃本心也。今為之。是失其本心。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義也。有所為而為之。利也。夫有而與人可也。無而取諸人為己。惠是乞醯之為。皆性分之累。

陳內翰克治。有惡馬。賣與商人。其父諫議省華曰。汝尚不能駢商賈。安能羈此命。反其首。

虞丞相允文持所註新唐書于秦檜為同舟者竊之以獻公乃獻以他文而竊者已先去回途謁夔守沈該問公以同舟之為人公盛稱之沈曰是人極口毀君公曰其所長甚多但差好罵公嗟嘆再三尋入參大政白召公遂至大用

有欲為公買綠野堂公曰如晉公誠可尊敬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甯使耕壞為他人存己則不可取張司空齊賢得晉公午橋莊賦詩曰午橋今得晉公廬花竹煙雲興有餘象山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古者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誦皆吾身吾心之事是以不失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向日陋藏其軀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於是常心者不可以責士永嘉王德用少詣公薦累舉不利乃與兄德明謀盡買其田廬偽造禁物為國書以奉交趾其國主大喜親與宴會出宮女佐樽以德用材藝而敏給厚禮而留之遣乃兄回金玉貨寶犀象白牛角之類充物舟中及抵崖篙工欲分之而靳不與遂告之官太守吳鶴林泳申朝廷行下浙東提刑司追逮二十七人分禁會稽山陰兩縣十數年皆死於獄獨德用之妻郭氏無恙責付官醫淳祐初憲使呂午新建臺郭往赴訴憲使謂一行人盡死留此婦人何用為申朝廷行下棘寺議以罪人不孥夫既亡命卒難捕獲押歸本

貫著家知管郭氏年今三十五近又再嫁矣永嘉瀕海向有海寇之擾近有逆網之叛激浦瀕海有水軍四明瀕海故制置永嘉亦所當防樊若水之陷江南張元之臣西夏皆累試不得志之士

碑記文字鋪叙易形容難猶之傳神面目易摸寫容止氣象難描摸南海廟碑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旗纛旄麾飛揚掩靄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岳陽樓記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長煙一空皓月千里醉翁亭記夕陽在山人影散亂樹林陰翳鳥聲上下赤壁賦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類如仲殊所謂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范文正公守饒善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口別離恨已託春風幹當來介買送公王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慧遠曰順境如磁石遇鍼不覺合為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閑情賦蓋尤物能移人情滂則難反故防閑之

趙虛齋以夫建宅上梁文末云有花有酒姑為過客之懽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

可謂見盡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虛齋年高德劭位官亦顯矣。若歸以花酒與過客相懽。尤達見也。

山谷在萬州喜一鄰女後嫁一下俚。因賦詩云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菊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余謂不特美色。今英俊奇材。則生於巖谷。金銀珠玉。則生於山澤。穀粟桑麻。則出於糞土。至穢者糞。而糞字上從米。穢字旁從禾。因思在天壤間。生生而不窮者。皆農與牛之功。其功與天地等。今世俗動以本村牛話之。至忍啖其肉。予鄰居張松少。攻殺牛。淳祐己酉年六十。忽患頭疼。睡則膿自兩耳出。瘦盡窮極。止餘殺牛小刀。人以五千買去。其夕遂殂。蓋殺牛者。率於腦上百筋會處一鍼而倒。

唐董晉曰。欲知宰相賢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

王魏公無他客。惟楊億至。則倒屣。晏元獻所厚。惟小宋。歐九以萊公。而服王嘉祐。勿為相之言。以韓公而愧。范純祐受金帶之說。凡富貴之人。日處順境。苟無道義之士。正大之論。接於耳目。則汨於聲色貨利。怵於榮辱得喪。一念源流。子孫亦皆廢駭矣。雖然。阿意之言。易入逆耳之論。難投。近時侯門。魚龍雜集。惡直醜正。噂沓背憎。以端

介鯁直見重者能幾人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公疾命出其子而立與夷。藝祖以母后之命傳位太宗。歷九世至高宗。方以藝祖肇造王室。特於子字號下。選立孝宗。

丁晉公同夏英公看弄水碗。丁屬夏賦詩曰。舞拂跳珠復弄丸。遮藏巧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旁人冷眼看。韓侂胄看弄傀儡。令包道成作詩。一人頭上又安人。腳踏空虛舞弄春。莫教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路塵。二公末年皆如此詩。

胡榘既論罷九華葉寔。作三學義舉。頌其序曰。嘉定十二年五月五日己亥。太學生何處恬等二百七十三人相率上書。言工部尚書胡榘及其兄槻。中外相撻引董居誼。聶子述。許俊。劉暉。誤軍敗國。奏聞未報。宗學生公記等十二人。武學生鄭用中等七十二人。又相繼伏闕。極言其事。己未。祕書監柴中行。奏三學所言。不宜含糊付之。不恤。是欲私庇其人。而使吾君有拒諫之失。辛酉。國子監丞蕭舜治。劄白諸生言事。無非公論。而朝廷乃謂黜陟之權。不當徇布衣之請。此非天下之公言。特左右游揚之私爾。丞相乃召太學博士樓昉。至賜第。俾諭諸生。以學校為伸公論對。為體朝廷廟堂。未嘗加喜愠。昉退。亦以劄白乞採公論。助乾決。夫若依違含糊。內伏疑根。則昉

也。一夫之頰舌，安能解千萬人之惑？而公論且將迴指於昉矣。越六月戊辰，諫大夫始率其屬論桀，及禮部侍郎袁燮俱罷。燮老儒，好持論，嘗與桀爭國事，欲振笏擊之，為衆所奪。朝廷欲示公行，故併及之。夫進賢退不肖，君相之任也。自用舍不公，邪正雜揉，而后學校公論始不可遏。昔子產不燬鄉校，蓋知公論之所從出。故韓愈追歎而誇頌之。漢唐閒，太學生勇於義者，如王咸之救鮑宣，劉陶之薦朱穆，何蕃之留陽城，皆盛舉也。咸與陶之名載在信史，蕃之事柳宗元貽書致賀，謂千百載不可復見。乃在今日，夫士之傳言古以為常，今以為異，道之污隆於斯可見。聖朝追古重學崇儒，無言不酬，有諫斯納。雖大率騰如崇觀閒賊京鉗天下屏氣不得吐，而鄧肅進詩諷諫花石，京欲罪之，上嘉其意，止給告歸本貫。及方臘叛，果以花石指斥乘輿，上思肅詩，當宇歎曰：曾謂諸言官以諫名，反不如一布衣。乃罷中丞周武仲等。靖康初，肅以鴻臚簿起家，建炎初為正言。肆今皇上恭儉憂勤，天開事機，撫而不發，羣賢顯顯待用而翔，顧如桀者擁蹲日久，邦之扼掎。僉曰：汝由三學糾舉，扶而去之，如距斯脆，豈不快哉？宗元非端人，貽書不足效謹。準韓愈頌子產例，作頌二十一章。章十句。頌不錄

嘉定庚午，謝材鍾明倚當張沂田廬為京尹。趙師罨拍沒價錢，館客武學生柯子冲

神宗定官制。自監司以上。則宰執具人材資任。合充選者數人。取自聖裁。威福在上。差除至公。今大臣有所進擬。乃指定一名。凡部闕自幹官僉幕以上。悉為堂闕。有一任回即干堂。一經堂除。便是資歷。即可扳援。越次差遣。黃緣鑽刺。奔競成風。淳祐間。游相柄政。悉已歸還。及去國。乃仍舊。庚戌十月。左藏趙監門崇滋。授江西憲幹。中書鄭發。繳令下部。為避銓法。冒堂差之戒。

舜陟位。首征苗。誅四罪。成王雖享成。亦伐淮夷。征不庭。春秋公子入國。必藉大國之兵。文帝夜拜宋昌為衛尉。張武行殿中事。以收兵權。蓋初履尊位。非此不足以攝人心。故自三代秦漢迄我朝。皆以兵得天下。人主皆親歷行陣。習知武事。知居重馭輕之勢。承平既久。則習文忘武。高宗曰。前此朝士。若乘馬馳騁。必以為為失體。才置良弓利劍。便謂謀叛靖康之變。京師至無兵可交。今邊方無事。正當修明刑政。而軍實不計。缺額不補。如武舉武學。正以試其武藝。而除絕倫能挽二石弓外。其餘則以弓矢鞍馬為文具。於經義論策。則極意加工。蓋上以此取。則下以此應也。

達則願為宰相。窮則願為良醫。以濟人利物之功一也。朝廷置惠民局。太醫局。所以達濟利之心。贊仁壽之治也。今惠民局。以藥材貴而藥價廉。名雖存而實則泯。職其

事者太府丞也。非惟藥材不能通曉而驟遷倏易亦不暇究心職業。所謂四局官止於受成坐肆而已。惟吏輩寢處其間出入變化皆在其手。藥材既苦惡藥料又減虧稍貴細藥則留應權貴之需。四局所賣者惟汎常粗藥缺者多而贖者亦罕。一局輸費為數不寬民受其名吏享其實故都人謂惠民局為惠官局和劑局為和吏局所謂太醫局生者始以賂隸名籍每年則隨銓闈公試題目以五經為主程文以一義為限考試以五日為期考官則判局送差率皆市井盤藥合藥貨生藥之徒捐數百緡賂判局即得之其就試者亦是賂判局指授考官臨去取不看文字惟尋暗號錢到則雖臭乳小兒庸鄙粗材不識方脈不識醫書姓名亦皆上校監試者視為文具率不經意向惟察院呂午知此文義遂去一二考官稍取得幾人爾局有八齋率四日設一蚤饌公帑錢糧悉入局長之家為生員者志不在食惟欲僥倖省試一得便可授駐泊坐享俸給矣。愚謂惠民局莫若依嘉熙間太府陳請罷去此局太醫局則照太史局委朝士提督每日行食每旬堂課每月私試其八試省試考官則臨時委朝士及監司太守舉儒醫取朝旨點差庶幾人知習學不至以庸醫殺人。

張忠定曰監酒之法但好釀酒剩饒人則事辦矣。余見今酒官皆先禁私酒次造醪

酒蓋私酒絕則官酒雖惡不容不買甚至民間凶吉事皆勸買官酒晉劉宏鎮荊州見酒室有齋酒聽事酒糞酒曰當投醪與三軍同厚薄毋得分別今州縣酒上則宅堂都吏次供筵餽送下則汎常餽送最下則犒設沽賣官飲醴泉民飲惡水私釀升斗輒破家蕩產

立法初意未嘗不善法久弊生未嘗不為民害祥符初潁州饑守臣王旭以官錢十萬與民約來年蠶熟每千輸一緡謂之和買民便之遂頒行天下自是每年和買與本色並輸實無一錢乾道四年崇安饑朱文公請於建寧貸六百石給饑民至秋償粟太守令留里中而上其籍文公因召對奏之曰始則石出息米二斗今十四年造倉三間還本府六百石外見管二千一百石皆是息米今去其息止納耗米三升淳熙八年文公為浙東提舉歲饑遂行此法置十社倉久之本息之米官悉移用荒年未嘗給散而每年元借名籍拘納息米如故象山荅趙監書曰今社自元晦建請幾年於此有司不復挂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近在教局方見之與同官咨嗟累日遂編入賑恤門然象山知其一未知其二文約亦不其知詳淳祐元年余兄文龍為會稽尉見府學職事移文委催社倉米究其所以則皆是息年年白納永無除放之期學職

竝緣苛取。乘勢作威。拘催鞭撻。無異正賦。愚謂當官為政。不必求利民。但因民所利而利之足矣。周官荒政十有二。一曰散利。外如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膏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皆是不費之惠。若惠出官司。經由吏手。則利未及民。先肆其擾。東坡云。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范文正公知蘇州。年饑。召諸寺主僧。責令處處修造。官亦大興工役。由是饑民糊口於公私者。日以千數。嘉熙庚子大旱。京尹趙存耕科數巨室糴米。始官給三十六千一石。未幾粒價增四五倍。豪民巨姓。破家蕩產。氣死縊死者。相踵至今。父老痛之。廷博案三十六千一石句似有誤字

淳祐九年。臨安府造百萬倉。一應客板。盡拘定。監抽解場。劉坦道語吏曰。客板每百片。將作監臨安府轉運府三處。共抽解二十四片。僅餘七十六片。若又盡拘買。是殺其一家也。此必非上意。吏遂束手。前輩有言。漢之天下。弊於戚畹。唐之天下。弊於宦。孺我朝天下。弊於奸吏。凡為朝廷失人心。促國脈者。皆出於貪吏。士大夫但知為身計。為子孫計。為門戶計。不知凶於而國。則害於而家。孔光張禹。巽在牀下。垂死猶顧其幼子而官之。及漢祚云亡。光禹之門戶安在。

紹定間。趙靜樂善湖。留守建康。急於財賦。不時差官下諸邑。孔粒以上。根括無遺。漂

陽宰陸子遜。放翁子也。窘無所措。乃以福賢鄉園田六十餘畝。獻時相史衛王。王以十千一畝酬之。子遜追田主索田契。約以一十二畝。衆民相率投詞相府。訴既不行。子遜會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廬。衆遂羣起。抗拒。殺傷數十人。始則一豪婦為之倡。勢既不敵。遂各就擒。悉置囹圄。灌以尿糞。逼寫獻契。而一金不酬。就名福賢莊。自監官以下。皆四明人。販鬻酷賣。翕然成市。鄉民安之。乃與縣道立敵。以橋為界。家家門首。列置鎗刀。擒得邑人。則活烹碎。癸巳冬。衛王薨。會金壇王侍郎。遂在臺察。素懷此忿。田主十六。復合詞赴訴。行下江東漕司。送本縣。時邑宰徐進齋。兩以史雲麓所餽。卻還令田主各且管業收租。候上司行下。時欲歸之安邊所。或欲以佐和。權議久不決。越六年。史申之入相。田遂歸焉。子遜始至縣。計亦立。自獻田後。亦能展布。比其去也。所置銀器。如硯。匣。火爐。酒具等。每事大小各兩副。劉漫塘遺之詩曰。寄語金淵。陸大夫。歸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殺僂。非仁矣。縱火焚燒。豈義歟。萬口銜冤。皆怨汝。千金酬價。信欺予。放翁自有閒田地。何不歸家理故書。此詩今在案卷中。

淳祐八年。史宅之以簽書樞密院事。領財計。建議括浙西園田。及湖蕩為公田。置田事所。選差官屬。其嗜利凶恥者。經營爭往州縣鄉鎮。所在置局。官吏四出。奔走阡陌間。

凡瀕湖田畝。雖非園田。一例抄括。各務虛張數目。以為功能。又追索里正供具。數十年前。絕戶并廢寺觀廢菴舍。產去而名存者。悉行追究。連逮承買之家。而捃拾之。或倍價以償。或重賂以免。一路騷動。怨嗟沸騰。及次年結局。一水滄沒。顆粒不收。是年科舉。平江府出人情聖王之田賦。有榜於簾前曰。民怨已極。聖主不知。括天下之田。拂人情而宅之。又有詩曰。朝廷結局收虛數。官吏歸裝載實錢。傳語簽書史雲麓閣。王來括爾心田。其冬宅之死。年四十五。昔宇文融以括田檢天寶之禍。崇政間。李彥以括田基靖康之變。而二人皆不得其死。眾怒豈可犯。眾怨豈可結。

州縣苛取之門非一。姑述納米之弊。斗斛係文思院給下。乃於鐵葉下增加板木。復鐵葉蓋之。甚者輒自創置所增。尤不貲。其弊一也。斛面所帶已六七升。又有加耗。又有呈樣修倉名色。又有頭腳錢支俵等費。而耗米則又有用斗量斗面贏餘。又倍斛面。故率三石方納得一石。至於總數既足。則盡令折納價錢。其弊二也。受納之官必揀強敏之人。至有經營差委者。百端巧取。先獻出剩。然後累其贏餘。即打虛斂。與胥吏及攬戶通同分受。其弊三也。人戶齋米到倉。不與及時交納。至於暴露累日。關節未通。賂賄未足。即行打退。往來搬運。倍有消折。其弊四也。縣官初到。典史必以追催。

畸零試其廉貪。絹則二尺三尺。米則三升五升。累而計之。則千萬數。民戶雖有朱鈔存照。以所輸不多。亦不與較其弊五也。建康溧陽縣苗米歲六萬石。樣米例有千五百石。端平元年徐進齋宰是邑。連三年。稔竝不抽樣米。任法不如任人。苟非其人。雖法令昭昭。視如不見。詔旨切切。聽如不聞。

牙契錢者。人間買田宅。則投印契書。嘉祐末。每千輸四十。宣和末。陳亨伯經制。增為六十。紹興初。孟富文總制。又增為一百。以三十五入經制。三十二錢半入總制。三十二錢半留州。乾道末。戶部曾懷。又取留州之半入總制。先是牙稅外。每千收勘同錢十文。後又增三錢。竝入總制。後於牙契勘同十錢外。又收五十六錢。分隸諸司。大率買產百千。輸官者十千有畸。而買契紙賂吏案之費。不與焉。故人多隱藏白契。有以白契告首者。追賞及種種費用外。又倍稅焉。惟京城賣買田宅多。而人亦不事告託。官司欲招誘其來投印。故有放倍之令。又有減半之令。每千止稅五十。淳祐九年。提領戶部奏合諸州納牙契錢。上州百萬。中州八十萬。下州四十萬。抄差京局官。分郡催督。惟建康留守吳退菴。以制府不輸。紹興府已解四十萬。適吳履齋起帥。越申朝廷追回。

版帳錢者。自渡江軍興後。諸邑皆有。惟浙中尤甚。率皆無名。鑿空取辦。余頃寓華亭。華亭大邑也。版帳三倍他邑。每日無所從出。例是典押科抑見禁罪囚。及詞訴者。或從疎放。或從未減。今然須令尹之判令。亦幸其如此。欣然落筆。紹定戊子。臨川黃崖宰是邑。謂此錢出於訟獄之人。恐惹詞訴。乃募前後罷役公吏。及羣不逞者百餘人。充斥吏案。人給一牌。至晚各輸五千。諸胥則於縣市鄉村富家等戶。寺觀菴舍。每日輸投一牌。牌到立輸。無敢違者。余每見士大夫訴作縣之難。則首以版帳為言。蓋出於無名也。朝廷若以民力為念。損上益下。除去甚易。姑以一節論之。中興初。凡宮禁營繕。皆浙漕與天府共為之。紹興末。漕臣趙子瀟。奏以其事歸修內司。本司歲輸二十萬。其後節次至六十萬。及嘉熙淳祐間。曾穎秀。趙崇賀。魏峻。相繼領漕事。前後效尤。倍獻其數。遂至一百六十萬。而修內司又逐時於左帑關撥。數尤不少。又不時行下天府。以某殿當修。某柱當換。京尹則照例進奉三十萬。或四十萬。年終以文歷赴比部。驅磨不過斧斤鋏鏝等若干。爾一孔一粒。並不登載。又有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有取索也。仁宗朝。葉清臣為三司使。以內東門御廚。凡所取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檢其出入。令憑此取金銀錢帛於戶部。而歲取動百萬計。年終驅磨。則比

部郎中赴內東門具位端坐但數瑞數楹從旁算畢令郎中僉尾而已淳熙六年太社令葉大廉乞內省取索給憑由二本一付傳宣司一付本省封付本庫務官驗支訖繳奏合同下戶部除破紹熙二年又詔何澹等稽考諸司陽及營造約為中制竟不果裁節因思周以冢宰制國用如工事芻秣之式亦與焉其慮深矣周公為後世憑籍維持之計者盡在三百六十官之所掌然冢宰之尊而所率之屬惟閹寺嬪婦醫幕飲食縫染等人蓋三百六十官雖衆而一卿得人各率其屬有不職者易以法繩惟從事內廷者人主朝夕與居非但投其好移其心者易為力而城狐社鼠制之尤難惟太宰位尊權重使之隸屬焉而後可得而制御漢初此意猶存高祖枕官者拱噲排闥直入鄧通戲殿上申屠賈召而責之自武帝欲殺丞相之權寵任宦孺始有侍中中常侍給事中之號唐憲宗欲相李絳則先黜吐突承璀欲罷絳則先召承璀植而至於黨錮之禍官市之弊皆出於宰相之無權也真宗欲以某氏為貴妃夜遣中使問李丞相公引燭焚手詔口但道沉以為不可高宗時內侍黃彥節移竹栽入內丞相趙鼎見之呼彥節責軍令狀日下罷役

國初臧吏皆斬張希永止盜二百四十千亦死紹聖後方立三免法不死不黜不杖

高宗曰。若不盡追贓物。雖得罪。猶不失為富人。所以無憚也。今日正坐此患。浙右根本之地。十室九室。聚斂愈急。高宗曰。繆吏害民。甚於賊吏。賊吏一身取錢。繆吏則一州縣胥吏皆取。文豹謂賊吏取錢。必與胥吏交通。官取十吏取五。其害一也。漢有酷吏無貪吏。邳都董宣輩。雖酷而公廉剛直。貴戚權奸畏之者。畏其廉正也。今之酷者。乃以濟其貪耳。又曰。聞作縣者云。一年立威信。二年收人情。三年為去計。文豹謂今為州縣者。急於取償。往往下車。便為去計。故有一年半年數月。輒罷去。蓋利欲之念。膠固胸中。以儒者之言為迂闊。殊不知為政以人心為元氣。得人心全在初政。一善。眾譽翕然。少遲歲月。所取愈大。所獲愈多。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先聲一喪。人心一失。終不可收。救一旦罷去。所喪多矣。劉中書守永嘉。語僚屬曰。朝廷用汝。便是錢。真有味之言也。

淳熙間。吏部郎中傅自得言。縣尉獲強盜七人。以上與改合入官。比年仕者。偶獲一二真盜。即妄捕愚民。以充數。擒至尉司。毒以箠楚。瀕死而後送之縣。上之州。賄賂相蒙。竟成真盜。愚謂速仕之心。人皆有之。孤寒小尉。望脫選如登天。幸而有此捷徑。故甯冒法以經營。扶合以成事。然冒此賞者。多不振。其有知命與義。辭而不受者。皆至

大官蓋遲速自有時也

真宗東封還大酺見都城士女懽洽歸功宰輔樞密馬知節言貧兒乞食盡被開封府趕出城外矣今所至州縣罪囚充斥監司巡歷恩赦疏決則移寄他所上下相蒙非一日矣

武帝問宦者趙王子淖子如何曰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曰无咎无譽上曰可也汲黯譏帝多欲而帝識見如此易取无咎无譽者蓋坤既純陰六四又以陰居陰位天地閉賢人隱故以此保身若得時得位得君得志而以此自將則持祿固寵模稜人也

杜預鎮江陵數餉洛中賁要曰吾以免害非求益也富鄭公生日魏韓公不以遠近歲致書弊富公但荅以老病無書韓公終老不替陳帥應求知福州親故沓至公設會置五百千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即席奉送曰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重來公使盡由公所使

晉羊曼尹丹陽每日饌客早者得佳設晏則漸罄不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守臨海竟日皆美晚亦盛饌夫飾廚傳以為過客為飲食以待朋友人情世法不容

已者。晉文公過曹。曹不禮焉。僖負羈。餽盤飧。寘璧焉。故文公伐國自曹始。令毋蒸。僖負羈之宮。范逵過陶侃。侃母截髮。易酒肴歡飲。逵乃薦侃為廬江都郵。後以侍中都督七州。故伐木詩云。有酒湑我。無酒酤我。甯適不來。微我弗顧。

晉梁柳為城陽太守。皇甫謐不餞之。曰。柳布衣時。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食為禮。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賤梁柳也。李挺之任孟州司戶。太守范忠獻不悅之。及移鎮延安。皆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郊。曰。情貴稱范公。不我知。而遠送之。是不情也。未幾。責守安陸。過洛。三城無一人往。獨挺之沿檄見之。

堯定四時。既以中星。又以鳥獸毛色驗之。月令及七月詩。節氣皆然。蓋天象隱而難窺。物理顯而易見。近來有律差之說。余嘗驗之。今到晦日。定是五更。殘月方出。至朔日。則未昏黃。新月已生。又其定日月食。日分及所食分數。則一毫不差。何也。嘗因是思之。授時重事也。然自昔帝王。皆付之歷家。雖周孔大聖。不敢與能。今場屋輒以天文星歷為策問。徐節孝於天文造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譙周。曰。天下事可學者多。何必天文。

子雲太玄。張揆溫公為註解。瑩中謂知歷之理。元城謂於數深。惟老泉非之。後周衛

元嵩作元包。唐蘇源明為之傳。李江為之註。時謂是陰陽者流。溫公潛虛行狀墓志不載。康節經世書先天易。欲授二程。荅以無工夫。瑩中目為考數書。余謂五書皆本於易。則經緯用之。理學性學。無施不可。康節諱人言其數學。溫公種牡丹。先生曰。某日午時馬踐死。至印廐馬絕纜奔赴之。此非數學而何。

伯樂姓孫名陽。伯樂星掌天馬。陽善御。故名焉。同時九方歎亦善相馬。列子謂之九方臯。

唐文宗問食野之草。是何草。李珣曰。蘋蕭。上曰。詩疏云。葉圓花白。恐非蘋蕭。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芸香而輕肥。可生食。及蒸食。余謂次章云。食野之蒿。蒿即蕭艾也。不應草又謂之蕭。陸德明註。作水藻。尤錯。蓋詩稱鳥獸草木俗各異呼。非周行天下。豈能盡詳。如蘋者。生水濱。莖葉差是木芙蓉。而弱小花白。韓詩乃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陳臧器及白氏六帖。遂以草蘋為一種。詩不云乎。於以采蘋。南澗之濱。宋玉云。風起於青蘋之末。若沈水中。安得起風。

唐柳元度年八十而強力。人問之曰。但不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爾。余伯父陸參云。不食酢醬。亦養生之一端。王夕郎誠之書於蓮華寺壁。蓋不經煙

火乃生物也

梁武帝謂喻藥曰。喻氏無先賢。世言榆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謝曰。當使喻姓始於臣。按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左傳鄭公子。渝彌為周司徒。別族為渝氏。漢景帝后。名志。字阿渝。避之。改水為口。曰喻。晉有喻歸。撰西河十卷。

太祖用拱若冰策。造浮橋。平江南。擢侍御。以若冰類弱兵。改名知古。徐節孝以父名石。一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之。蜀士李知幾名石。乾道中守眉州。姓石者改為右。教官命書題。以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知幾曰。君欲蕪石。使畜輩笑耶。韓子師名彥古。有同名者。通刺曰。石琢皮。綑趙文昌名范弟丞相葵。凡姓范者皆曰花。因此易姓者。號花范。有屬官范葵者。稱花葵。唐李鑾欲以女妻戎昱。令其改姓。昱謝以詩曰。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憲宗時。大臣議與北虜和親。上誦此詩。而問其姓名。為誰。蓋嘉其有守也。

伊川云。枘鑿者。枘卯也。枘與卯圓。則俱圓。方則俱方。若一方一圓。則不相入。縱更勇言獎勸也。出西漢衡山王傳。陸沈出莊子。如無水而沈。太宗問孔承恭曰。令文中既說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矣。何必又言去避來。對曰。戒去來者。互相避爾。上曰。

憧憧往來。密如交蟻。安得一一相避。恐別有意義。文豹謂此正教人避路避畔之意承恭之說是矣。嘉定乙亥。章宗卿良肱。以浙漕攝京尹。有士人為販夫。摘破裙裾。公曰。輕盍避重。令夫拜之。士人曰。賤合避貴。必欲償背。公曰。背直幾錢。曰。元製十千。公曰。我償汝十千。汝還他八拜。士人語塞而去。

巽卦為近利市三倍。蓋市井乃商賈所聚。欲求利。須近利。故凡塵居者。日與之交耳。習目熟。氣質轉移。子子孫孫。化為浮薄。自是塵態。鄉居之人。雖似村野。而質實重厚。顧廉恥。存信義。有古風味。孔子所以欲從野人之禮樂。杜詩云。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惟野人老人則古朴。

典禮之廢興。士大夫之責也。冠婚喪祭之儀。皆當素習。惟喪紀人以為凶。多不講究。一旦大故。則苟且從俗。孔門惟曾子問之詳。子游習之熟。禮記一書。言喪禮者十四篇。雖曰雜出於漢儒。然漢去古未遠。遵而行之。尚庶幾焉。但禮家多不便於俗。古制多不宜於今。子思曰。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伊川嘗修六禮。以家人戀河北舊俗。不能遽易。晦菴自居母喪。始參酌古今為家禮。其後又各以俗禮損益之。故曰禮從宜。事從俗。因取溫公禮書。擇其可以增益俗禮之未至者四事。係於後。

一俗以棺木厚而大為美。不知厚則重。重則難以致遠。難以下壙。大則壙須寬。寬則易壞。又虛簷則占地步。而高足則下虛。不若四直樣為利多。二初喪之家。三日內哭聲不絕。然非人力所堪。聖人恐其傷生。故小斂後。則使之更替哭。君喪則懸壺。分時刻。以官高卑代哭。卿大夫士。以親疎代哭。自非行禮時。但二三人哭亦可。若人少不足以代。則分十二時。每時一聚哭亦可。三吊喪無不哭者。俗以無淚為偽哭。而恥之不哭。不知哭者所以盡弔喪之禮。助主人之哀。若知生而不知死。可以不哭。若親若故。安可不哭。今人弔婦女若疎者。則不哭。卻對孝子哭而慰之。於禮亦通。然俗以辰日不哭。凡喪者弔者皆忌之。甚可笑。四古有含襚。賵之禮。珠玉曰含。衣裳曰襚。車馬曰賵。貨財曰賵。今人送紙錢紙繒諸偽物。焚為灰燼。於生死俱無益。不若復古賵襚之禮。凡金帛錢物皆可。多少則隨人情厚薄。尺帛斗粟皆可。記曰。不以靡沒禮。不以菲廢禮。苟弔喪雖哀。而無物以將之。亦君子所恥也。然文豹猶有一見。今貴者官極品。富者財鉅萬。貧且賤者何敢以貨財為禮。故晦翁高弟黃勉齋。惟從事香燭而已。陳平家貧。邑大喪。平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喪固主乎哀。而繼之毀瘠。至於不勝喪。猶為不孝也。記曰。杜者何也。或曰。檐主。或曰。輔病。婦人童

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

越人趙東山希勢。淳祐庚戌丁父會稽郡王憂。其居喪有可紀者。三不避欽。不用僧道。不信陰陽。文豹因參稽前哲之言。推廣三者之說。為世鑒。避欽之說。不知出於何時。

按唐太常博士呂才。百忌。歷載喪欽損害法。如己日死者。雄欽。四十七日。回欽。十

三歲。女雌欽。出南方第三家。殺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

次回喪家。故世俗相承。至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即日出殯。欽回何處。京城乃傾家

出避。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高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有人父而害

其子者。乃獨卧苦塊中。終夕帖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

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斂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嫗家

僕。非但枕席碑板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為所竊。記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

勿使有悔焉耳。蓋亡人所隨身者。惟柩中物耳。可不身臨之。此惟老成經歷。平時以

此詔教其子弟。庶幾臨時不為俗師所惑。

越滅吳。夫差自殺。使蔽其面。曰。吾無面見子胥。注云。今面襪見始於此。

温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燒舂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燒舂磨。又安得知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為小人為罪人也。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道場羅鈸。胡人樂也。天竺人見僧必飯之。因作此樂。今用之於喪家可乎。文豹謂外方道場。惟啟散時用鏡鈸。終夕諷唎。講說猶有懇切懺悔之意。今京城用瑜珈法事。惟只從事鼓鈸。震動驚撼。生人尚為頭痛腦裂。況亡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為歌調。如降黃龍等曲。至出殯之久。則美少年長指爪之僧。二弄花鈸花鼓。鐘專為悅婦人掠財物之計。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人交謫。羣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余嘗舉似諸明達。是者十八九。獨一老師曰。魯人獵較。孔子亦較獵。注云。較。奪禽獸。時俗所尚。孔子從之者。為祭祀也。漢符融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惟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我薄於其親也。温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誦經追薦。祖考之訓。朱壽昌灼臂燃頂。刺血寫經。求得其母。公及韓蘇

諸公歌詠其事。江西尚理學。臨川黃少卿卒。其子燾欲不用僧道。親族內外羣起而排之。遂從半。今半古之說。祭享用葷食。追修用緇黃。蓋孝子順孫。追慕誠切。號泣昊天。無所籲哀。雖俗禮夷教。猶屈意焉。余謂此又是一見。惟識者擇焉。溫公曰。孝經謂卜其宅兆者。卜其吉凶爾。非若陰陽家相風水形勢擇年月日時。以為子孫窮達賢愚壽夭。皆係於此。至使踰年不葬。且術士以五行算人終身。是則祿命已定於初生矣。豈因葬地而改移。伊川曰。卜葬之禮。蓋以定吉凶。決善惡爾。後代陰陽主者二十家。只如堪輿經。謂黃帝對天老有五姓之說。且是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餘姓氏皆出後代。或因生。或因邑。或因官。如管蔡成霍魯衛毛邴郟雍曹滕畢原鄭邴。本皆姬姓。今若用祖妣。則葬書不載祖姓。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是吉凶隨時更變也。按禮經。葬逢日食。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乃用乾亥二時。靈柩器其可暮夜行乎。文約謂日者之說。其來尚矣。然古人占卜。止於著龜。後世便泥於小數。拘於禁忌。而雜以星殺。漢武帝會占家問何日可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陰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可。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蓋五行生旺死絕。可以理推也。然吉凶禍福。自

有定數吉人舉事不待選卜自與福會災禍將至雖復拘忌終不可逃所以東山不
之信

明道軍晉城申焚屍之禁然今京城內外物故者日以百計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李觀袁州人省試賦落韻主司愛其策持旨登科宰清江歐公母喪經過太守命觀
作祭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享守訐其簡公擊節稱
之

周禮太師掌三諡太史掌卿大夫諡史記首敘周公諡法衛祈朱鉏北宮喜至生賜
諡而周召呂畢乃無諡京丞相諡文穆其子以家諱改文忠言者謂楊億諡曰文欲
加一忠字不可自今議不當以選舉不實論其子孫欲改者以遠制論道號以代
名如伊呂曰阿衡曰太公公孫衍曰犀首公子疾曰樗里疾范蠡曰陶朱公其來尚
矣至唐以來士人遂皆以號稱雖道釋亦然

晦菴挽周戶侍嗣武云憶昔趨丹陛看公上玉除民饑深獻納主聖極欵獻解手寒
江濶鷺心夜壑虛榻來空老澆無地別輻輳注其後云某以浙東荒入奏公適回自
荆鄂引對具奏民饑及某渡江即聞公訃今茲會葬偵伺失期追送不及故云此附

注挽詩例也

范文正公居母喪。上書言時政。南軒居父喪。奏疏言邊事。今有制中用故事門狀。既曰言不文。豈堪作駢儷。既曰去官行服。即與無官同。只合用名刺。

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以女士。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按次材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所據。余續集以銘婦人為非。近見柳文有馬雷五者。子厚妓妾之姪女也。年十五死。子厚為作墓志。馬淑南康娼婦也。為李氏歌姬。年二十四死。子厚為銘其墓。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以銘而假妾婦。母乃已甚。民生於三。而事之如一。謂君親師也。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又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卒。門人若喪父。而無服。揚雄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元城師溫公及公卒。去官行服。不就。試待制趙汝礪師倪夫隱。及之官。迎置公宇。執弟子禮。及卒。無子。葬其三喪。嫁其女於同年進士宋漢。康節病。伊川訪之。先生舉兩手示之曰。眼前路。還令放寬。窄則自無着身處。如何使人行。先生垂洗。外面人言。皆聽得伊川曰。此只是心無念慮。不昏爾。釋氏知死生。只一

箇不動心。燭理明。自見之。洞賓語沈東老曰。死知所往。則神知所往。此古人第一最上極則處。公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勿見之。謹勿興懷。恐失真性。生死事固難言。眼前路。逕放寬。此語可書諸紳。

謝師直為江東運使。從明道借僕。掘桑白皮。先生問何不使公卒。曰桑白皮出土。見日能殺人。伯淳使人。則人不欺。

韓文公尊孟子。謂觀聖道必自孟子始。孟子距楊墨。而公讀墨子。則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送孟東野序云。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無聲。風撓之。金石無聲。或擊之。人之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皆鳴其不平者也。文豹謂

此說甚偉。然謂鳥之鳴。春雷之鳴。夏蟲之鳴。秋風之鳴。冬與夫禹咎以文鳴。夔以韶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此乃天機之動。人文之正也。謂之不得其平則不可。送石

洪序云。有薦先生於河陽節度烏公曰。先生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與之錢則辭。勸之仕則不應。於是撰書詞。具馬幣。授使者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

謀於朋友。拜受書禮。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文豹見林子山隱居詩云。過門盡指朝郎宅。入室渾如野老家。及赴召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即揚鞭。時謂子

山三詔不起。猶之石洪也。前日勸之。仕則不應。今日召之。仕則畫拜命。宵治載曉問津。

政和四年。臣僚奏。教官不得為人撰書。啟樂語之類。陳了翁分教潁昌。太守韓持國令作開宴樂語。辭曰。師儒之官。不當作俳優之文。公器之薦於朝。寶慶戊子。余陪華亭張廣文益民。分教蘄春。太守趙止泓。以四月朔。當貢芋布。令草進表。張偶疾作。余謂貢表可為也。乃為草之。首聯云。南陸迎條。適屆始締之月。西淮底貢。庸修厥篚之儀。郊恩制詞。惟邊臣者難。丁亥明禋。內相程懷古在經筵。得疾。屬余代草。時青制中間云。內強吾園。無甘泉烽火之虞。外靖彼疆。蔑秦時鋒旗之禱。又聽園丘之琴瑟。有懷志義之臣。覩大輅之旂常。慨想銘書之士。洪平齋在維揚。草宴李文昌巡邊樂語云。紅袖兩行。翻作吳宮美人之戰。清樽一曲。轉為天山壯士之歌。此皆關鎖格也。張元與吳昊同走夏國。二名湊成元昊字。黃帝陰符經。唐太宗令長孫無忌寫五十本。高宗又令寫百二十本。近金華戴仁夫景魏為之注。余謂讀之百遍。不如誦一遍。繫辭看一遍。莊子。

杜少陵昭陵詩。文物今師古。朝廷半老儒。蓋太宗年二十九即位。乃喜老儒。故為盛。

德。今我皇上富於春秋而執政大臣無以黃耆所以壽國脈者至矣。庚戌舉賜進士諱
據忠社稷惟名節。濟用邦家必器能。真帝王謨訓。省殿二魁。雖有郤克左丘明之疾。
而文足蓋之。習鑿齒足蹇。苻堅聞其名。與釋道安輿而致焉。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
今平漢南。獲士僅一人有半。

晚行疎松間。遙見青煙處。羣牧下山邊。斜陽半芳樹。孤雲駕回颺。介水橫不渡。傾意
望迷人。待月同歸步。此吾鄉沈庸齋詩。全類淵明。蓋自葉水心喜晚唐體。世遂靡然
從之。凡典雅之詩。皆不合時聽。劉后村云。始余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謂
言意深淺。存人胸襟。不係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鍾大呂。否則手操雲
和。而驚颺駭電。猶隱隱絃撥間。庸齋名說字惟肖。由上庠登科。主貴溪簿。一年棄官
去。再調天台教官。纔終年。遂不仕。高橫槎題其詩集云。宦情薄於水。吟鬢早為霜。蓋
實錄也。

琴士以藥煮鶴羽代銀甲。屬令賦之。嶧陽孤桐鳴素絲。玉為軫兮金為徽。四珍合就
已奇絕。猶嫌指聲未清徹。負金翅管長且共。翦成爪樣鸞膠粘。輕絃入手刺超越。卻
笑彈箏後銀甲。要知妙處豈在聲。一撫一拍如淵明。勸君會此不須話。世不宜真只

宜假

治湯火傷辰砂末雞子清調敷立效

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宋呂公詩漢臯佩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一似非落花詩近來體格又別不用事不著相而意在言外吾鄉王雅林瑤與高橫槎為處守雅林詩曰公向疎中元自密我於熟處放教生言彼不忘舊我不恃熟也雅林是齋先生夕郎孫也宰清江公車交薦賈制置似道舉詞云有學有政不擾不欺任守棠云律已廉潔持心公平趙帥希濬云平淡疏通政清訟理吳漕使子良云持已廉正蒞事明敏卻合歸私帑之例券除倚辦鄉司之圭租尹漕使煥云漢彭城令橋梁郵置不治過者知其不能本司近令諸處修葺驛路獨清江知縣申未準帖聞已砌立堠石仍繳連到儀制墨本部內惟清江之政卓冠諸縣設施不擾和糴有方書司發陞陟併發特薦奏狀他如洪倉使蒧姚憲使希梅金守文剛皆以廉平薦只如接送人往從回路費悉自支給應祭祠宴會興造等悉從官買不科鄉司吏案此亦難事向惟見葉子延年主績溪簿如此雖糊窗紙亦自買張籍勸退之著書排佛老公請待五六十蓋恐年少望輕人未信服也士大夫之制行亦然括蒼山水明

秀人物如之。淳祐己酉。郡守史貳卿字之夢處州出三魁。明年趙順孫春秋魁南省。孫元孫賦魁別頭。陳景行以書都魁監補。

近時詩學盛興。然難得全美。聊隨所見。摘錄一二。趙東山郵亭詩。風雨送迎地。別離多少人。劉雲岫鑰。喜晴詩。雲影猶帶溼。日光初漏明。顧秋鶴夢日。夜游詩。路轉歌聲杳。夜長衣露濃。美人行月下。秋水汎芙蓉。其他平淡中有理趣。有警發。如趙竹所崇滋。事纔有意。終須失。人到無求始自高。貧悟交游秋後葉。老看富貴霧中花。從來盡說天堪問。天到如今亦厭煩。楊蘭坡穎士。儻來軒冕何須問。分定功名不在口。吾鄉余梅簷洪道。世上聲名無買處。人間官職有來時。須知凡卉空千萬。不是寒花只兩三。著心計較般般錯。退步思量事事寬。余和之云。腳根須愛虛中實。眼界當於窄處寬。又蕭蘭阜日復。喜麥呈邑宰。民得食天全命脈。令從心地起根芽。又朱梅居見謝人送苦菜。以京城所無。物態卻從無處有。世情偏向苦中甜。

余有三恨。一無子。二無助。三無成。抱茲苦心。娛以文字。既絕筆於斯錄。復長吟以繫之。

可笑春蠶有許癡。年年辛苦為他誰。恰如貧女飛梭了。挂體何曾有一絲。

天不奈何無可問。世皆如此有誰聽。為儂指點春知處。惟有青楊眼獨青。